

以节气锚定岁月流逝中的记忆



文珍 受访者供图

2017年,有感于时间流逝的无情,文珍开始按照节气来记录生活,借与廿四节气有关的古典诗词,抒发读书、远游、觅友、怀人的感悟。昨日之诗与今日之事互为观照,古老的节气成为文珍体察生活的新刻度。

霜降前后,她前往皮村文学小组上课,想起韩愈的“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万株红叶满”,感怀同为写作者在“幸”或“不幸”的境遇中,始终保持对文学的一腔热诚。小雪时节,她重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惊叹于林奕含对性别结构、父权压迫的敏感,也坚定自己要在“偏见、悖谬、不自信和失语中”,竭力写下去。冬至时,她读到马臻的“名纸相传尽贺冬”,回忆起携手同行的朋友,年少时曾因好友没有在张国荣逝世时痛哭而认真地生气,也怀念学生时代对未来人生单纯的期待。

新书《风日有清欢》即是这些文章的集结。在按照时序的记录中,文珍审视自己的生活,赋予这些经历更为深刻的意义,也在写作中缓解了因时间而带来的焦虑。她也希望更多的人拿起笔,写下关于节气、时间和生命的感悟。如同她在序言中所说:“过去的诗人想不到自己会被后世反复诵读,以此想象岁时秩序井然的旧日——我想让未来的人知道,我所生活的世纪,仍有无数热爱生活的中国人,认真而有仪式感地活在当下。”

现代快报+记者 张鑫苒



《风日有清欢》
文珍 著
译林出版社

文珍

作家。已出版小说集《夜的女采摘员》《柒》《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十一味爱》,台版自选集《气味之城》,散文集《三四越界》《风日有清欢》,诗集《鲸鱼破冰》。历获老舍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山花双年奖、华语文学传媒最具潜力新人奖、茅盾文学新人奖等。

复活那些生活中被遗忘的常识

读品:为什么会选择以诗人和诗为主要切入角度来书写24节气?

文珍:我写节气的出发点,是发现好些节气的诗词都很美,就开始好奇写诗的人本身。有一些作者是我们相对熟悉的,像苏东坡,但也有一些我们虽然耳熟能详,却未见得清楚了解其生平。因此写每个节气都需要做长时间的准备工作,相当于一边查阅资料,像全唐诗、全宋词之类的,一边也完成了自己的再学习。有时我挑选的诗词不一定是这个节气中最有名的一首,甚至可能不是这个节气,但诗里的某些意象或物候能够对应得上。做功课的过程中,也仿佛短暂地跟着诗人回到了美丽的古中国。

读品:阅读节气也是一个重新发现生活美学的过程,这种发现的乐趣是否正是书名《风日有清欢》的含义?

文珍:我最初只是想对流逝的光阴进行持续性记录,落脚点并不特别在“愉快”上。但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我容易找到生活中的乐趣,也愿意在写作中分享有意思的事情,调子就会比较轻盈,有很多细微的愉悦在其中。

读品:为写作《风日有清欢》,你查阅了很多有关节气的诗词和资料,其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趣事分享给读者?

文珍:比如我发现了《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这本书据说为元代吴澄所著,但也有人说是假的。元代本身是一个战乱频繁文章散佚的朝代,有可能是吴澄这位大儒亲自将民间俗语、经验、智慧编在一起,更可能是其他人假托而成。它一方面是指导农业生产的农事书,另一方面也充满了诗意。如大暑“腐草为萤”,古人认为,萤火虫是腐草所变;寒露“雀入大水为蛤”,因为蛤蜊花纹和雀鸟相像。在古人的想象中,世间万物都可以相互转化。《集解》也让我想起很多生活中大家习焉不察的常识。比如大雪二候“虎始交”,是说冬天老虎开始谈恋爱了。以前总说猫叫春,现在城市里的家猫大多都绝育了,但冬天走在路上,我们还是经常能听到飞檐走壁的流浪猫们在大声地呼唤它们自己的春天。

2021年在西沙群岛,还知道了另一本书《更路簿》,也是集体智慧的产物。最初产生于元末明初,清朝民国通用于海南文昌、琼海民间,记载了类似从某个岛行驶到另一个岛,从一年不同的季节出发,大概都需要多长时间。和《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一样,这本书也蕴含了劳动人民的生存智慧和试图驯服自然的壮阔雄心。

节气的仪式感连接人与人、人与自然

读品:最近“围炉煮茶”在年轻人中走红,呈现了年轻人社交的新动向,暗合中国人节气中的仪式感,也是对传统生活美学的一次致敬。你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为什么年

轻人越来越注重仪式感的意义?

文珍:我以前上班时,也常有同事到办公室喝茶聊天。喝茶,这可能就是人与人分享好物的连接属性。2005年我去康定,在草地上遇到很多藏民围成一圈煮酥油茶,十几二十个人只有一个杯子,一个人喝完就递给第二个。看我过去,他们很自然地就把那个杯子递给了我,我当时其实迟疑了一下,但在那种所有人都微笑着看你的情况下,其实别无选择,除了一饮而尽。我喝完以后,他们又轮了一轮,最后用草擦了一把杯底,再次递给我,而这次我连犹豫都没有,立刻喝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所独有的仪式感。节气风俗会让我们的生活更有仪式感,比如冬至吃饺子,春分吃春饼,农历“五毒月”,需要挂菖蒲辟邪,就不合适大张旗鼓地宴请。我们还可以每半个月认真察看一下身边自然界的变化,也顺便检查一下自己:工作或学习计划有没有进展,自己有没有进步?这也是一种仪式感。

读品:之前看到这样一种说法:无谓的人际关系对我们而言是一种损耗,但自然却能够给予我们能量。关注节气,关注物候的点滴变化,也是一种从自然当中获得慰藉和能量的方式,你认为我们今天应该如何重建与自然的情感连接,从中获得力量?

文珍:现在我们有太多抵御自然温度变化的办法了。在室内开空调,可以一直维持“四季如春”,但也隔断了室外的风霜雨雪。因为大棚种植,一年四季都能收到鲜花,都能吃到西瓜葡萄,但季节差异被人为抹杀了,也让人逐渐对四季流转失去敏感。

古人与自然的连接要比我们现在紧密得多,在宋朝女诗人朱淑贞的《立春》中,“停杯不饮待春来,和气先春动六街。生菜乍挑宜卷饼,罗幡旋剪称联钗。休论残腊千重恨,管入新年百事谐。从此对花并对象,尽收风月入诗怀。”就完整地包括了立春所有物候和当时的习俗,阅读这些诗词,能够提醒我们祖先曾经更顺应天地,应时而食,风月入怀,这也是一件好事。

读品:你有属于自己的观察节气的角度并赋予节气新的含义:小雪让你想起了作家林奕含并反思女性写作的困境;霜降让你想起在皮村参加活动的日子以及文学之于写作者的意义。这种对待节气的“六经注我”的态度其实很给人启发。

文珍:我很喜欢“六经注我”的说法。《风日有清欢》的另一层意义其实是记录了自己三年来遇到的一些人和事,这些经历仿佛因记下面而变得安全了。人人都会有“流光容易把人抛”的感觉,时间流逝是无法挽回的,但在记录的过程中,你可以反思今日有什么得失,关注周遭与自我的变化,仿佛时光并没有失去,而是被藏在了文字里,随时可以唤回。

读品:感情书写一直占据着你写作中的重要位置,《夜

的女采摘员》《柒》等小说集中的爱情故事让读者印象深刻。在《风日有清欢》中,与友情、爱情、亲情有关的故事也有很大比重。为什么热衷于关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

文珍:这与每位写作者的兴趣点不同有关,在我看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是最动人的。我对待他人通常都很容易信任,哪怕是看似粗暴无礼的举动背后也有原因,我会很好奇一个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种信任和好奇让我更加关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情感表达。有个朋友说,和我出门总能额外得到一些善意,我好像天生就能自然地和陌生人说上话,这一点当然是很大的幸运。

阅读和写作,抵抗时间流逝的焦虑

读品:你说自己最初关注节气,是因为在三十出头的年纪里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以及随之而来的紧迫感。现在还有觉得焦虑的时候吗?如何面对这种焦虑?

文珍:对时间的焦虑肯定会越来越强烈。如果早上起得很晚,就会觉得浪费了半天。去年年中我开始写长篇,如果一开始写得并不顺利,我就会先写日记来“热身”。写作永远可以拯救我,其实包括阅读、走路、独处都是缓解焦虑的方式。

居家期间,我养成了一个新习惯。大概每天11点到下午1点,阳光正好照到我的小床上,如果没有在写,就会去床上躺着看会书,能够清晰感觉到阳光如何从脚尖慢慢爬上肩膀,这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哪怕什么都不做,感官也像普鲁斯特一样变得敏锐;也更容易进入书本中的世界。

读品:因为安妮·埃尔诺,“私人写作”这个概念最近受到关注。《风日有清欢》也是一种“私人写作”,其中编织了很多你个人的阅读、游历和情感经验。在你看来,这种“私人写作”有什么意义?

文珍:每个人的私人写作都有意义,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记录时间的方式。

我一直在写自己遇到的人和事,也担心读者会不会觉得不感兴趣。后来有很多读者留言讲述自己的节气故事,才放下心来。温州有位中学老师很喜欢这本书,推荐给了班上同学,希望他们也写下自己关于节气的记忆。小朋友们很快交上了三十九篇作文,角度各式各样,都很可爱。这是我特别希望看到的:一个人如何过好每一天,珍惜只有一次生命,好好对待身边的人与事,哪怕一朵花,一棵草。

读品:向读者推荐一些最近阅读的书。

文珍:年底大部分时候都在重读以前读过的书——我一直觉得阅读只能发生在第二次之后。比如《包法利夫人》《金瓶梅词话》,还读了《周汝昌汇校《红楼梦》》、张新颖的《不任性的灵魂》、田晓菲的《秋水堂论金瓶梅》、黄显宁的《小说细节》。重读经典,再去看看那些让人信任的作家学者怎样读书,会有更丰富的收获。